

战位在前方

■焦凡洪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像狂风卷起的湘江巨浪滚滚向前，势不可挡，曾国兴听得热血沸腾。

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沙时欺压老百姓的种种恶行，和长沙解放后解放军亲民爱民的崭新风貌，让曾国兴深感白帽徽和红五星两支军队、两种形象的巨大反差。他在人生的青春路口上有了坚定选择。

1949年9月，曾国兴报考湖南人民革命大学。这所学校是我党为土地革命培养干部而创办的。曾国兴虽然走进革命队伍，但他还是想跨入扛枪的行列。恰巧，半年后野战军从学校挑选部分学生入伍，曾国兴积极报名应征。1950年4月，他终于穿上军装，到39军116师警卫营2连当了一名文化教员。从此，红星一直照耀着他战斗的征程。

二

北国名城与异国他乡，后方军营与抗美援朝战场，曾国兴面临双向选择。当兵扛枪为打仗，保家卫国上战场，他坚决请战如愿走向岗位。

那时，连队战士对文化教员的评价是：“文化教员学问高，读书看报写材料，教歌识字出黑板报。”曾国兴到部队不久，从报纸上看到朝鲜战争爆发、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的消息，立刻向连队交了请战书。

1950年7月，39军由河南进发到辽宁海城地区投入备战训练。8月初，曾国兴被调到师政治部保卫科并被推荐参加东北军区保卫干部培训班。一个月学习结束后，参加培训班的人员全被分配到空军各机场工作。曾国兴的报到单位是位于沈阳市的空军于洪机场政治处，一些战友对他说：“你当了空军，还进了大城市，真幸运！”

这时，曾国兴得到消息，一些陆军部队马上去抗美援朝，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出国作战准备。他找到机场政治处主任说：“作为军人，在工作上我首先服从分配。但我有一个请求，想回陆军打仗去。”

主任很喜欢这个刚分来的有文化的干部，说：“空军是新组建的，到处需要人才，你在这里工作很有发展。我们空军也是打仗的！”

曾国兴说：“我不会开飞机，还是在后方。若回陆军就能直接上前线了。”

在曾国兴再三请战下，经上级批准，他又回到39军116师保卫科。1950年10月21日晚，他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奔向抗美援朝战场。

入朝后，39军直插云山地区，参加了第一次战役。在歼灭云山之敌的战斗中，116师担当主攻任务，为打败美军王牌部队骑兵第一师立下赫赫战功。师机

关的同志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官兵英勇杀敌的故事，曾国兴对那些在一线拼杀的战友既崇敬又羡慕。

部队乘胜南进，边打边走。行军都是在夜间，一晚上走三四十公里。此时已入冬，天气寒冷。上半夜，大家走得浑身冒汗，把衬衣都浸湿了。下半夜，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被风一吹，冻得浑身发抖。为此，官兵们想出一个办法：把两块毛巾系起套在脖子上，前胸和后背各搭一块，等毛巾被汗水湿透后抽出拧干，这样衬衣少浸汗，身体少遭点罪。汗出多了想喝水，可水壶里的水被冻得结了冰，倒不出来，官兵们也有招法：行军中，后面的同志把水壶塞进前面战友的背包里，只把壶嘴露在外面，这样既防止水被冻住，又便于饮用。官兵说，天寒地冻行路难，“保温壶”里水更甜。

1950年12月31日晚，曾国兴随师机关开进临津江畔。这条江宽100多米、水深1米多，当时的气温已低于零下20摄氏度，水面原是结冰的，在敌我激烈的炮火中冰层已被炸碎，满江流淌冰碴子。

在熊熊炮火中，部队开始抢渡临津江。曾国兴和战友们每人领到一小块猪油，他们用猪油把下身擦了一遍，以减缓冰水对身体的刺激。曾国兴勇猛地跳入江中，在刚入水的一刹那，就感到如万根钢钉扎心般刺痛。革命战士意志坚，越是困苦越向前，曾国兴和战友们齐跃深的冰水中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去……

三

从机关下基层，由师指挥部的政工保障人员到连队的战斗员，曾国兴在打仗中学习打仗。那首喜爱唱的歌，一直鼓舞他“向前向前向前”……

入朝作战以来，曾国兴一直在师机关做保卫工作。他虽然懂得这项工作的重要，但总感到军人在火线与敌人面对面厮杀才过瘾。官兵们常说，战场打过枪，兵才没白当。

在曾国兴申请下，首长批准他下连。机关有的同志悄悄问他：“好，去带兵了，是让你到连队当主官吧。”

曾国兴乐呵呵地说：“战场上什么官不官的，我就想到一线当个战斗员！”

1951年1月中旬，曾国兴被分配到348团5连任文化教员。他深知：农民种地的本事在田间，军人打仗的本领在岗位。他在打仗中学习打仗，在磨练枪杆中增长才干。

1952年夏季，部队挺进到三八线附近。一天晚上，曾国兴所在的5连和4连攻克了美军守卫的194高地，有7名战士牺牲。在山头上，指导员对曾国兴说：“4

连一个班长负了重伤，你带人把他送到营包扎所。”曾国兴说：“坚决完成任务！只是我没有参加勘察地形，只知道营部的大体方位，具体路线不熟悉。”负伤的班长腿被打断，但意识清醒：“我知道路怎么走。”曾国兴说：“那太好了！”他带领两个担架员抬起班长下了山。

山区地形复杂，敌我阵地犬牙交错，又是夜间抬着伤员行走，他们只能根据班长记忆的道路摸索前进。走过一座山，又进入一座山，他们开始往山坡上走。这时，曾国兴对路线产生怀疑。据他在战场上的观察，我军阵地前一般是裸露的，甚至被敌军炸成焦土，而这里树多草密，不太对劲。他把疑问告诉班长，班长说：“我记得咱们营部阵地前也有树和草。”他们又往前走了不远，遇到铁丝网，曾国兴果断下令停止前进的命令。他对班长和两个担架员小声说：“只有敌人的阵地才架这种铁丝网，赶快隐蔽！”

曾国兴指挥担架员把班长抬进一片树丛隐蔽起来，他负责警戒。天破晓时，曾国兴看清三面全是敌人的阵地：“真危险呀！”通过仔细观察，他准确判断出营部包扎所的具体位置和行进道路。他带领大家悄悄撤下山坡，消失在山沟里……

曾国兴和担架员安全地把伤员送到营包扎所。这位班长见到副营教导员，感动地说：“首长，都怪我记错了路。要不是曾教员指挥灵活果断，我们就成为烈士了。”

副教导员表扬曾国兴说：“你打仗动脑子，有智慧，好样的！”

打仗的智慧是从硝烟弥漫的阵地生长的。在三八线附近的马良山地区，曾国兴所在部队对敌进行防御作战。一天下午，连队有紧急命令须传达到离连部阵地200多米、位于前沿阵地的三班。因通信员负伤，曾国兴主动请缨。他在战壕里猫着腰，刚跑进三班坑道把上级指示传达完，敌人就向这个阵地发起进攻。三班班长让他赶快后撤，曾国兴说：“这就是我的岗位！”他先帮战士把手榴弹柄盖一个个拧开摆放好，为战士投弹节省时间。接着，又和战友们一道向敌人投掷手榴弹。班长告诉他：“手榴弹从拉火到爆炸有3秒多钟的间隔时间，如出手太快，手榴弹落地后敌人有机会躲避，要拉火后在心里数两个数再出手。”“是！”曾国兴按照班长讲的要领，把手榴弹拉弦后在心中数着“一二”，然后使手榴弹飞出去，立刻听到敌人的惨叫声。经过半小时激战，曾国兴和三班战士终于打退敌人的进攻。这一仗，曾国兴打得酣畅淋漓。

这个阶段战斗胜利后，曾国兴荣立三等功，并被选为英模代表参加了全军战斗总结表彰大会。战友们向他祝贺，他说：“每一次战斗总结，又是新的战斗的开始，我的岗位永远在前方……”

甜甜月饼寄深情

■周长江

一瓣心香

小时候，村里的孩子没有多少零食可以解馋。母亲为哄我开心，常拉着我到村头的代销店，给我买散装的月饼吃。

一次，代销店的月饼卖完了，我闹着向母亲要。母亲拗不过我，中午做饭时和出一小团面，又将面压成一张张小圆饼，里面包入白糖、核桃仁和红枣做成的馅，然后一个个放在笼屉里蒸。一会儿工夫，简易的白面月饼熟了。我迫不及待地冲进厨房，抓起一个边吹边吃，在院子里高兴地撒欢儿。

那时，母亲做的月饼虽然没有代销店的精致，味道却香甜可口。从此，只要嘴馋了，母亲就会变着法子为我做好几种香甜馅的月饼。

长大后，我才知道，只有到了中秋节才吃月饼。想到自己儿时常有月饼吃，我深感母爱的细腻绵长。甜甜的月饼中，有幸福的滋味。

随着年龄增长，我不再爱吃甜食。有时，母亲在稀饭中撒两勺白糖，我都嫌太甜太腻，自然也就不愿在中秋节争着抢着吃母亲做的月饼了。对此，母亲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一如既往地变着花样为我做月饼。父亲悄悄告诉我，母亲也爱吃甜食，但每一次做的月饼自己舍不得吃，全给了我……

难以忘记，我入伍后的第一个中秋节。那天黄昏，连队胖胖的司务长带着炊事班的战友，到班里给我们每个新兵发了两块月饼和两个苹果。听说连队晚

上还要组织晚会，我们激动极了。紧张的新兵生活，竟然使我们忘记了这个重要的节日。于是，我们纷纷放下刚发的慰问品，一个个夺门而出，在连队楼下唯一部长途电话机旁排起长队。那天，母亲在电话里问我有没有吃月饼。听着她遥远而亲切的声音，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鼻子一阵阵地发酸……

晚上，一轮圆月照亮戈壁的营区，全连集合在操场过中秋。我们坐在马扎上，手拿月饼和苹果，静待晚会开始。队伍面前，干脆利落的连长大声说：“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我们以一家不圆换来万家团圆。现在唱两首歌，开始过节！”话音刚落，战友们就吼起嗓子唱起《咱当兵的人》《什么也不说》。部队驻守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肩负神圣的卫国使命，让第一次离家过中秋的我们陡生一腔豪壮。

节目开始后，连长带着我去慰问执勤的哨兵。我们打着手电筒穿过随风作响的白杨林，来到距离连队较远的一个哨位。洁白的月光下，连长把事先备好的月饼和苹果递到哨兵手中，并拍着他的肩膀嘱咐他“穿暖和”。执勤的是位老兵，他给连长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一刻，我觉得连长和老兵的身姿像极了挺拔的白杨。

那一年，我18岁。光阴如梭，一晃20多个春秋过去了。我从青涩岁月走进不惑之年，经历了许多不一样的中秋节。面对现在越来越高档的月饼，我却从中找不到曾经的味道。儿时母亲做的白面月饼和第一个军营中秋发的月饼，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现在回想，那时的月饼真香、真甜……

军旅点滴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是2022年仲秋。善军和艳玲在这条等待花开的路上，已走了整整12年。

2010年夏天，艳玲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校园的女大学生，在县城邮政局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在乡间的小路、芬芳的泥土、自行车飞快的旋转中，艳玲的青春仿佛刚刚冒了个枝头，等待着尽情绽放。

直到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经媒人介绍，艳玲再次认识了家住篱笆柱那边的他——刘善军。对这个小学同窗，艳玲早没有什么印象了，只模糊地记得他高高壮壮、憨厚老实。听说现在已经去当兵了，在部队干得不错，当上了班长。

那时候，像艳玲这样大学一毕业就有安稳的工作、样貌端正的女孩子，在家乡是出了名的“香饽饽”。在众多追求者中，善军并没有什么竞争优势，只有电话那头不断的“叨扰”：“艳玲，天气转凉，记得加衣服。”“今天风大，出门要戴帽子。”“上班不要经常坐着，要多起来走走，加强锻炼……”他的语气强硬又坚决，一点都不温柔。然而，艳玲也不知道怎么的，相中了这个心细如发的军人。

艳玲原不是个娇滴滴的姑娘。早在上学时期，为了读好书又照顾好家里，她经常凌晨三四点就出门赶路，放学后回家帮忙。求学的夜路、被汗打湿的田地以及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时常映衬着她红润的笑脸。她早已习惯独来独往。然而，那些原本在她生活里微不足道甚至无法顾及的小事，被身处遥远军营的另一个人挂在了心头。

那年，善军休假，两人的婚事被热心的亲戚推上日程。等待提亲的那天上午，艳玲照常来到邮政局上班。等到中午快下班，她也不见善军的身影。原来，一大早就掐着时间准备出门的善军，被单位一通电话给缠住了身。性格泼辣的艳玲随即给她家里打去电话：“我说你，到底来不来？不來我可再也不等你了。”善军一听，知道电话那头的她等急了。解决好单位的事后，他一路冲刺而来。一见面，四目相对，两人幸福地笑着牵手……

祝福声中，善军和艳玲婚事圆满完成。携手走过数年，对分居两地的他们来说，“等待”二字成了婚姻里最重要的主题。眼看两个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的健康每况愈下，生活的琐事如同田里的野草一般生长，担子都压在艳玲一个人身上。坚强的艳玲从未有过抱怨，全心照顾家庭。已过而立之年，遥遥相望的两人做着能早日团圆的梦。

又一年，善军在单位面临留职，打给家里的电话少了。每次艳玲估摸着时间打电话过去，他不是在背题学业务，就是在操心单位训练的事。视频通话时，艳玲发现他的白发越来越多，显得苍老不少。一天下午，善军突然在电话里对艳玲说：“我回家帮你吧，替你分担家务，你就不会那么累。”两人人都陷入沉默。艳玲意识到，在这条等待相聚的长路上，爱人也承担着极大的压力，一直在努力向她奔跑。艳玲好想对他说：“你回来吧，我等你回家。这个家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啊。”然而，脑子里微微冒出的念头，她一个字都没有说出口。

艳玲明白，谁让他是一名军人呢？职业是他的向往，他想一生为之

等待花开

■刘帅

奋斗。若能被部队留下，意味着祖国需要他。若自己的丈夫在使命面前退缩，即使相聚，也毫无意义。

于是，艳玲决定激励他一把。她告诉丈夫：“善军，你知道吗？咱女儿墨畅写的作文《我的家》，在县小学生比赛中获奖了。你看，这是女儿写的：‘我有一个家，妈妈悉心照顾着我和弟弟，爸爸是一名军人。他离开家乡，是为了保卫祖国、保卫我们和妈妈……’”

肩负使命与荣光，善军的学习笔记越积越厚，闯过重重考验，当年顺利留队。他的单位在改革中成为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新质作战力量。这对技术业务能力有了新的要求。那段时间，善军和战友们日日夜夜啃书本钻业务、学理论练实装，较起真儿来敢和名牌大学毕业的干部、工程师拍桌子。善军不仅手脚磨出了茧，连脑神经都摩擦出经验的火花。夜晚疲惫思想家时，善军常站在山沟里遥望星空，爱人和孩子的脸庞时常在他眼前浮现，耳畔还回响着参军路上，家乡父母叮嘱的话：“善军，到了部队就要好好干。”

好好干，闷头干。夜以继日的努力，换来技术能力的突破。吃苦耐劳、敢挑重任的“老黄牛”刘善军还被战友起了个亲切的外号，叫“大牛”。这几年，他代表单位参加比武竞赛，先后6次获得名次，荣立三等功两次，晋升为三级军士长……这场长久的等待中，他以实际行动给孩子们树立了榜样。

2021年9月，艳玲随军迁至部队驻地。小家建起来了，日子顺当了，曾经隔着屏幕的斗嘴，也变成幸福生活的小小乐趣。远离家乡的艳玲没有沉溺于团聚的喜悦，很快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艳玲与同事们经常从凌晨五点战斗到深夜，走遍社区的大街小巷，把服务送到每家每户。虽然经常累得直不起身，但艳玲认为，身为军属，有责任 and 爱人一起战斗，更美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谈到艳玲，善军总是感慨：“论吃苦，我真的比不上她。”

艳玲却说：“这些年，‘大牛’让我坚持锻炼，我也没能好好坚持。我觉得，自己坚持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等待。”

他们，在各自的奋斗中，迎来一季季花开。

国防纪事

一

1949年初夏，曾国兴就读的学校礼堂先后驻扎了两支队伍。一伙官兵头顶青天白日帽徽，另一群干部战士军帽上闪着灿灿红星。两相对比，天壤之别，他找到了人生前进的方向。

辽宁省军区沈阳第3离职干部休养所老战士曾国兴，1934年4月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今长沙市望城区）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早逝，母亲靠外出做针线活儿和当保姆挣钱维持全家生计。兄弟姊妹4人，只有曾国兴在9岁时靠亲戚帮助走进学校读书。1944年6月，日本鬼子侵占长沙，母亲带着他和二哥逃难，在颠沛流离中二哥病死……从那时起，曾国兴立志长大后要扛枪保卫国家，让像母亲一样的父老乡亲过上安稳日子。

1949年5月，曾国兴在长沙市读初中。一天早晨上学，他看到原来整洁的校园到处是垃圾，臭味扑鼻。再细看，学校的花园已被一些军马糟蹋得不成样子。门卫紧张地告诫学生们：“都别出声，大礼堂住队伍了！”

曾国兴出于好奇，悄悄靠近礼堂偷看。里面住了一个营的兵力，是国民党白崇禧的部队。这个队伍官兵分明：那些穿毛料军服的军官在前厅支着桌子打麻将，桌上堆着钞票；着普通军服的兵们则蹲在地上一团一伙地掷骰子、玩牌九，也在赌钱。曾国兴大为吃惊：这是耍枪的部队还是要钱的部队？就在这时，哨兵一脸凶相地把他撵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学校放暑假了。一天上午，他和几个同学返校，见校园打扫得格外干净，还隐约传来一阵阵歌声。门卫高声地告诉他们：“大礼堂又住部队了，是解放军！”

走进校园，曾国兴看到这支部队也有军马，但士兵们将马匹集中在距教室很远的操场边上，还搭了临时马棚。

曾国兴和几位同学很想凑到礼堂去看看，站岗的哨兵满脸笑容地与他们打招呼：“同学们请过来吧，欢迎你们。”曾国兴他们一下涌到礼堂门口。

这次，礼堂也住了一个营，物资摆放有序，大家都是一样的黄军装，整齐地坐在背包上，3个连队官兵正在拉歌。唱的歌曲有《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有领唱，齐唱，还有轮唱，那声音和气势似雷鸣阵阵，如万马奔腾。特别是全体干部战士合唱的

英雄的姿势

■温青

雕塑，大理石，翠柏和花枝
英雄站立于广场
那是一次次牺牲
镶嵌于巨大版图上的胜利之日
它披戴朝霞的光泽
也接收夕阳的凝视

扶他前行，活下来的兄弟们
继续率领鲜亮的队伍
正在版图的每一个角落
誊写出征的誓词
这些人同英雄
仿佛刻入大地的每一个方块字

他一直在时光中站立
背后是广阔的农田和喧嚣的集市
一张国字脸棱角分明
一柄长枪刺锃亮笔直
这是一道凝固的火焰
在青山绿水的大地上
如同出炉的钢铁
聚拢遍布国土的水泥与石子

他们凝成路标，重生为种子
俯身，是人民子弟兵的姿态
站立，是人民子弟兵的姿势
这些挺直腰杆的庄稼
以一身筋骨和饱满的籽实
撑起一个国度的猎猎旗帜

所有的英雄传说
都慢慢化作了又一个一个
摇篮边唯美浪漫的睡前故事
那些抗争与守护的热血
描绘时代的神韵

湘江（外一首）

■顾中华

湘江 拦住负重的时光
那么多人 留在生命的另一岸
一枚金色的太阳
仿佛一个朦胧不清的梦幻
在水水里浸泡 沉浮
江面 旗帜一样舒卷
杜鹃花开了 故乡越来越远
负伤的陈树湘 从腹部的伤口
掏出肠子 亲手扯断
那一刻 整条江忍不住疼痛
猛烈 颤抖了一下
他自己的记忆 越来越模糊
历史的记忆 越来越清晰

四渡赤水

对于用兵而言
走老路 其实也是走新路
一支队伍 在赤水河的两岸
吐丝 缠绕
作茧但不自缚
茧 只是一个巧妙的伪装
最终抽丝化蝶而去 跳出包围圈
留下一个传奇 被河水反复讲述
从此 酿出的酒
又增添了一层厚厚的芳香

短笛新韵



秋韵（油画）

朱志斌作